

[日] 吉川忠夫 麥谷邦夫 編 朱越利 譯

真詮校註

卷之三

真詣校主

真詣校主

真詣校主

真詣校主

真詣校主

真詣校主

真詣校主

真詣校主

海外道教學譯叢

〔日〕吉川忠夫 麥谷邦夫 編 朱越利 譯

真詮校註

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真誥校註/ (日) 吉川忠夫等編；朱越利譯。—北京：
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6. 12

(海外道教學譯叢)

ISBN 7-5004-4842-2

I. 真… II. ①吉… ②朱… III. 道教—神—对话—註釋 IV. B958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04) 第 127221 號

責任編輯 李華榮 立人

責任校對 宋和

封面設計 毛國宣

版式設計 王炳圓

出版發行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 郵 編 100720

電 話 010-84029450 (郵購)

網 址 <http://www.caspw.cn>

經 銷 新華書店

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廠 裝 訂 廣增裝訂廠

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開 本 880×1230 1/32

印 張 21.375 插 页 2

字 數 613 千字

定 價 45.00 元

凡購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書，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本社發行部聯繫調換

版權所有 傷權必究

《海外道教學譯叢》編委會名單

名譽主編 蔡惠霖

名譽副主編 王柏堅 麥子飛 林志堅 趙球大
葉長清

主 編 朱越利

副主編 王宗昱

編 委 (以姓氏筆畫為序)

王 卡	王宗昱	朱越利	李 剛
郭 武	陳 敏	陳耀庭	張廣保
詹石窗	劉仲宇		

叢書序言

16世紀，歐洲傳教士對中國感興趣，到中國收集資料，這些人被稱為“實踐型漢學家”。他們無意中發現了中國的道教，將之稱為“老君的宗派”或“道士的宗派”。大約到了19世紀，歐洲和亞洲有學者開始以學術的眼光關注道教。這些人多屬於“學院型漢學家”。大家一般認為法國和日本“學院型漢學家”的道教研究開始得最早，韓國、德國、英國、荷蘭、俄國等國也不晚。

20世紀以來，又有更多國家的學者加入道教研究的行列，為國際道教學注入了活力。道教學早就走向了世界，並且在相當長的時期裏由外國學者唱主角。

外國道教學者研究道教學的動因不盡相同。有的出於對中國文化的仰慕或好奇，有的外籍華人學者是因為割不斷心中的祖國情結或文化認同。有的是出於學術、謀職的需要，或受到他人的指點或影響。不管怎麼說，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文化，中國人歡迎。他們的優秀成果，已成為世界道教學的寶貴財富。

這裏需要解釋一下。我所稱呼的道教學者，既包括專攻或主攻道教學的學者，也包括僅僅兼攻道教學的學者。國外研究道教者，多為漢學家，專業分工比較寬。其中兼攻道教學的學者所佔比例更大。

毋庸諱言，早期也有另一些外國道教學者，曾服務於他們國家對中國實施文化利用和文化佔有的國家目的。這樣的意圖理所當然地遭到歷史的唾棄。還有些學者，信奉西方中心主義，或自認為是優等民族，高人一等。這些表現只能表明他們自己的思想水平不高，具有歷史的局限性，令人遺憾。儘管懷著不光彩的動機，或妄自尊大，但上述兩種人中的許多人，由於是真正的學者，嚴格遵循學術規則，學風

嚴謹，所以他們撰寫的一些道教學著作表現出純學術性，仍為學術作出了貢獻。他們中的一些學者，1978年以後到中國作學術訪問時，有人曾真誠地當面向中國學者表示深切的懺悔，有人已經克服了自身的歷史局限性，持平等、友好的態度。我親眼見到，特別讚賞。

一兩百年來，一些國家的漢學界形成了道教學師承，學術薪火代代相傳。他們幾乎百分之百地懂漢文。有的人曾經客居宮觀，體驗道士生活。有的人索性當一段時間的道士，學習科儀。他們不僅能夠熟練地運用西方近現代的研究方法，有人還精通中國傳統的文獻、訓詁、考據之學。有的人甚至親身實踐道教修煉。他們認識到道教對中國文化的深刻影響，作出“不瞭解道教就不瞭解中國”的結論。他們辛勤耕耘，碩果累累。許多經典之作，可以傳世。許多外國傑出的道教學者，舉世聞名。如今，國外一些研究所和大學，道教圖書的收藏規模令人歎為觀止。有的國家成立了道教學術團體，創辦了道教學雜誌，定期開展道教學術活動。國外的道教學早已形成相當的規模。

外國道教學者做了大量基礎性的和開拓性的研究工作。外國道教學者收集、考證、梳理道經，不遺餘力。他們跋山涉水，進行田野考察，記錄了大量珍貴資料。他們綜合分析各種文獻，追溯道教的歷史，盡可能使其面貌清晰。他們廣泛研究道教與社會各個方面的密切關係，創造了一系列術語。他們力求精確地解釋重要的概念，有時發生爭論。他們積累了寶貴的治學經驗，形成了自身的學術規範。我國學者從外國道教學成果中，獲益匪淺。外國道教學者是我們“厲害的競賽對手”，使我們時時不敢鬆懈。

外國道教學者研究道教時，文化傳統的差異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。比如，有時我們容易理解的事，外國學者卻隔著一層窗戶紙。有時外國學者站在山外看廬山，會在我們司空見慣、不以為意之處大有發現。再比如，有的外國學者將道經的形成年代估計得較遲，有的外國學者斷言“道教沒有教義”。出現這些現象或結論的深層次原因，恐怕要從文化傳統的差異去尋找。外國學者進行跨文化的道教學研究，為我們提供了新思路和新的理論方法視角，提供了根本性的比較和真正的參照系，可以幫助我們的研究避免封閉和僵化。這對我們是

極大的幫助。外國學者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場上研究“他人”，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誤解和誤讀，這客觀上對我們的研究起到提醒和啓發的作用。

1978年，道教學正式納入我國國家研究計劃。自那一年以來，我國道教學發展迅猛。現在是中外道教學者“攜手同台唱大戲”。但學術研究無止境，我們不能滿足。我們今天進行道教學探究，不僅要高高地站在我國學術前輩的肩膀上，而且要高高地站在外國學術成果的高峰上。我們要經常對照參照系，還要對這個參照系進行研究。

當今我國研究道教的年輕學者，普遍精通一兩門外語，精通三門者就少了。精通四門或更多種外語的，很罕見。現在大家說到外國道教學，都能列出長長的學者名單和書目、篇目，但把各語種的主要成果都瀏覽過來的人幾乎沒有。這就需要翻譯。各國道教學的重要著作，翻譯到中國來的，還不多。大家分頭將各國飽含心血、充滿睿智的道教學著作翻譯出版，將是一件多麼大的好事啊！這些譯本可供我國道教學者參考自不必說，其他學科的學者也會從中受益，各宮觀也將歡迎。本叢書就是做這件大好事的。

在中國，宗教學研究是冷門，道教學研究是冷門中的冷門。所以，研究道教“費力不討好”。道教學在外國也是冷門。近年來，略有些熱，終究還是冷的。外國大學攻讀道教學的學生，畢業後很難找到對口的工作，就是證明。一二百年來，外國道教學者坐冷板凳的也不少，也大都在寂寞中皓首窮經。人們常把教師比喻為“兩頭點燃的蠟燭”，歌頌他們“照亮了別人，燃盡了自己”。這些甘於寂寞的外國道教學者，默默地為人類積累知識，何嘗不是蠟燭！我們翻譯他們的著作，是對他們學術貢獻的認可，表達著我們的學術敬意。

1978年以來，中外道教學者的學術交流開始頻繁起來，相互結下深厚的學術友誼。歲月不饒人。25年來，前輩道教學者，大多已進入耄耋高齡，有的已經駕鶴西歸。許多外國道教學者，初識時還是滿頭青春秀髮，或烏黑發亮，或金色、褐色、紅色像火焰，像雲霞，現在都已經晨霜點點，甚至雪滿山顛了。每念及此，感慨萬分。但中外學者相互取長補短，切磋琢磨，其樂無窮，也使我們感到無限欣慰。我

們同外國道教學者，當然是散多聚少。但學術交談是超越時空的。我更多的時間是在閱讀和書寫中同他們進行心靈交談。我感到他們一直從我的書架上注視著我寫作，有時似乎就坐在對面賜教於我。我們中國道教學者，不僅擁有兩岸四地的一批國內同行，還有不少國外高朋經常同我們進行學術對話，經常傳來友誼，我們怎能不感到精神上的富有？翻譯這些朋友們的著作將之出版，也是對他們的友誼的回報。這種回報純粹是學者式的。

朱越利

2003年8月24日

譯者序言

陶弘景《真誥敘錄》曰：“真誥者，真人口授之誥也，猶如佛經皆言佛說”（《真誥》卷 19《翼真檢第一》）。傳授教義和方術的言辭、歌詠及訣咒，在這裏被稱為“真誥”，是特別強調來自神仙口授，猶如佛經稱“佛說”。在古代，口授就是面授。《真誥》繪聲繪色地描述了真人雲輪綠輶，錦帔玉珮，月夜下凡，與人相會，恍惚迷離，來去無蹤的場面，極盡想象、鋪張之能事。此為仙話。陳國符先生斷定“真誥”實際是扶乩降筆。歸根結蒂，“真誥”是神道設教。

“真誥”主要來自魏夫人。魏夫人名魏華存（252—334 年），晉代人，被奉為上清派第一代宗師，尊為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南嶽魏夫人。魏夫人命令兒子劉璞傳法于弟子楊羲。楊羲（330—387 年），東晉人，曾任司徒琅琊王舍人。楊羲將魏夫人的口授繼承了下來。楊羲成年時，魏夫人已經去世。所謂繼承口授，可能是劉璞轉述魏夫人的口授，楊羲記錄；也可能是劉璞或其他弟子記錄了魏夫人的口授，楊羲抄錄他們的記錄。楊羲詭稱魏夫人親自降授給他。楊羲將記錄或抄錄的“真誥”傳授給許謐、許翹，二人又重新抄錄。這三人合稱“一楊二許”，他們記錄、抄錄的“真誥”，人稱“三君手書”。“三君手書”既是宗教經典，又是書法佳品，在江浙一代流傳了 150 餘年，為信徒所珍重。中經傳授、轉移、散亂、收集、整理，難免混入其他上清派道士的少量偽作。最後由陶弘景（456—536 年）整理為《真誥》一書，故志書多著錄為陶弘景撰。今本《真誥》第 1 卷至第 18 卷正文為楊羲、許謐、許翹手書，陶弘景註。第 19 卷至第 20 卷為陶弘景述。

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、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、《崇文總目》、《玉海》引《中興書目》、《宋史·藝文志》、《直齋書錄解題》等著錄《真

誥》，皆計 10 卷。《遂初堂書目》著錄無卷數。袁本《郡齋讀書志》著錄為 7 卷。衢本《郡齋讀書志》著錄為 10 卷，注解說：“本七卷。後人析第一、第二、第四，各為上下。”今本皆 20 卷。《真誥》一書共 7 篇，蓋原本每篇為一卷，共 7 卷，後人析為 10 卷，再析為 20 卷。

《真誥》7 篇，篇名皆三個字，模仿《莊子內篇》和緯書。《真誥敘錄》介紹說：第一篇《運題象》立辭表意，發詠暢旨，論冥數感對，自相儔會。第二篇《甄命授》詮導行學，誠厲愆怠，兼曉諭分挺，炳發禍福。第三篇《協昌期》為修行條領，服禦節度，以會用為宜，隨事顯法。第四篇《稽神樞》區貫山水，宣敘洞宅，測真仙位業，領治所闕。第五篇《闡幽微》述鬼神官府，官司氏族，明形識不滅，善惡無遺。第六篇《握真輔》是三君在世自所記錄，及書疏往來。第七篇《翼真檢》標明真緒，證質玄原（《真誥》卷 19《翼真檢第一》）。《握真輔》還包括三君記錄自己所做的夢。《翼真檢》“標明真緒，證質玄原”，指收錄的《真誥敘錄》、《真經始末》和《真胄世譜》。《真誥敘錄》講述《真誥》成書經過，《真經始末》講述上清經傳承，《真胄世譜》即許氏族譜。

據大淵忍爾、石井昌子合編《六朝唐宋古文獻所引道教典籍目錄·索引》（國書刊行會，1988 年），《真誥》引用道教典籍 352 種。《真誥》還大量引用正史，並吸收了東漢佛經《四十二章經》。

《真誥》詳盡闡述了古上清派的信仰、神學、神話、神靈、鬼官、仙話、神仙、洞天、地府、道德、禁誡、經典、方術、人物、傳承，是最重要的上清經之一，是研究古上清派和陶弘景的必用資料。對於研究六朝道教史，《真誥》的重要資料價值，唯葛洪《抱朴子內篇》可與之匹敵。這一點，學者們多已指出。此外，《真誥》還介紹了茅山及江浙一帶的風土人情，對於研究漢魏兩晉和茅山社會史等，都非常重要。比如，《真誥》卷 11《稽神樞第一》中，陶弘景記載了茅山祭祀句曲真人廟的情況，其曰：“此廟今猶在山東平阿村中，有女子姓尹為祝。逮山西諸村，各各造廟。大茅西為吳墟廟，中茅後山上為述墟廟。並歲事鼓舞，同乎血祀。”又記載茅山群衆登山求遇神仙的盛況：“唯三月十八日，公私雲集，車有數

百乘，人將四五千，道俗男女狀如都市之衆。看人唯共登山，作靈寶唱讚，事訖便散，豈復有深誠密契、願覩神真者乎？”又記載大茅山下南大洞口居住道士的情況曰：宋初有女道士徐漂女，在洞口前住，傳女弟子姓宋，宋傳女弟子姓潘。元徽中，有數男人復來其前而居。至齊初，王文清於此立崇元館，開置堂宇廂廊，常有七八道士。“自二十許年，遠近男女互來依約，周流數里，廨舍十餘坊。而學上道者甚寡，不過修靈寶齋及章符而已。近有一女人來洞口住，勤於灑掃，自稱洞吏，頗作巫師占卜，多雜浮假，此例亦處處有之。”這些活動既有上清派、靈寶派的內容，更是巫術、社火、廟會，故陶弘景不以為然，但我們可由此窺見古代茅山風俗之一斑。《真誥》還涉及農業、水利、醫藥等多方面的內容。

《真誥》所造神仙，有些廣為流傳。尤其是西王母幾位女兒的形象，以及安妃和楊羲、右英夫人和許謐等成雙結對的人神戀的故事，影響深遠。戀愛中的女仙，不僅美豔絕倫，氣質非凡，且能歌擅詩。其詩歌情意綿綿，辭藻華麗。故後世文學作品中常出現《真誥》塑造的神仙。如蘇軾《次韻致張朝奉仍招晚飲》曰：“至今許玉斧，猶事萼綠華。”《真誥》中的一些文字成為典故。如李商隱《戊辰會靜中出貽同志二十韻》有“科車遏故氣”、“騰景侍帝晨”等典故，皆出自《真誥》。

其他道經引用《真誥》者多有之。唐、宋諸志著錄。朱熹出入佛老，知識淵博，曾發現《真誥》“竊”佛家《四十二章經》（《朱子語類》卷126）。明萬曆末布衣俞安期校訂《真誥》。這些也說明《真誥》在古代即受到學者的重視。

1933年，力行新文化的胡適先生發表《陶弘景的〈真誥〉考》（《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》，1935年），首開現代研究《真誥》的先河，考證了“三君手書”及陶弘景對之整理的方法。他下結論說《真誥》“全是鬼話”，陶弘景“存心欺詐”。此結論自然與事實不符，但不足為奇。此後，對《真誥》的研究不斷。例如，1949年，陳國符先生的《道藏源流考》（中華書局出版）繼承胡適，充分利用《真誥》的資料，梳理出上清經的源流，並剖析了

《真誥》本身。1980年，石井昌子教授的《道教學の研究——陶弘景を中心に》（國書刊行會發行）考察了《真誥》陶弘景原本與今《道藏》本之間、《真誥》與各種道經之間的關係，分析了陶弘景的道教思想和方術。1991年，麥谷邦夫教授編出《真誥索引》。1992年，鍾來因教授的《長生不死的探求——道經〈真誥〉之謎》（文匯出版社出版）分析了《真誥》的房中術。

但很長時間，《真誥》沒有校註本，與其重要性不相稱。陶弘景整理的《真誥》原本早已亡佚。今存《真誥》有明《正統道藏》本、俞安期校訂本、清《四庫全書》本、學津討源本、《道藏輯要》本等重新木刻本。明《正統道藏》又有原刻本、補刻本和五種影印本。這些版本早已不見“一楊二許”書法原貌。陶弘景的原本是逐條排列“三君手書”，然後註解詞語，校勘文字，闡明主旨，指出是“一楊二許”中哪一位抄錄的，哪一天抄錄的，應參閱哪一條。因而全書顯得雜亂無章，今本仍如此。陶弘景原本字體有四種：一、顧歡收集的“三君手書”（稱為“真跡”）用墨書大字。二、其中隨處插有陶弘景的註文用墨書小字。三、陶弘景另外抄取“三君手書和經中雜事”用紫書大字。四、陶弘景的註文用朱書小字。今日的版本中只有大小字之分，皆為墨印，已經沒有了墨書、紫書、朱書的區別，有些大字和小字也混同了。另外，今本難免有文字增衍訛誤和錯簡，極易造成誤讀或不解。再加上《真誥》一方面用典頗多，另一方面雜有茅山地方口語，有的描寫和敘述故意語言隱晦，撲朔迷離。故而，《真誥》非常難讀。《真誥》的確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，校註中的每一項工作都會困難重重。校註《真誥》，談何容易！沒有校註的狀況，大概對繼續深入研究《真誥》帶來了不利影響。

吉川忠夫和麥谷邦夫二教授編的《真誥研究（譯注篇）》，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“六朝道教研究”課題共同研究班集體的成果。研究班前後兩期，從1986年4月一直辦到1996年3月。他們以上海涵芬樓影印《正統道藏》（637—640冊）為底本，校以日本宮內廳藏《正統道藏》本、俞安期本和學津討原本，並參校《雲笈七籤》等其他道經，共刪補校改文字550餘處，糾正錯簡兩處。他

們又根據內容，盡可能地區分墨書、紫書和朱書。他們用另行和隔行的方式區分了段落。此外，他們引經據典，做了比較詳盡、準確的註釋。研究班結束後，譯注原稿又整理了五年。原稿曾在 1996 至 1999 年的《東方學報》上連載四年。2000 年，譯註成果作為該所的研究報告，結集出版，分贈國內外。20 多位年富力強的學者一起，15 年磨一劍，我完全可以想見研究班的學者們付出了多麼艱辛的勞動！他們的功績，實可與王明先生的《太平經合校》及《抱朴子內篇校釋》相提並論。我衷心地祝賀他們，感謝他們。

共同研究班成員通過校註和會讀《真誥》，已經出版了集體執筆的論文集《中國古道教史研究》（同朋舍出版，1992 年）和《六朝道教の研究》（春秋社，1998 年），創見疊出。我相信，將他們的校釋翻譯成漢文出版，也會促使我國對《真誥》和六朝道教的研究更上一層樓。同時，《真誥》的讀者面將會擴大，人數將會增多。

謹說明參點：一、原校註對《真誥》原文施以句讀。本譯文為方便現代人閱讀，在原校註施以句讀的基礎上改為現代標點。本譯文凡標點錯誤者由譯者負責。二、原校註將《真誥》原文譯成了現代日文，目的是供日本讀者閱讀。譯者沒有將這部分現代日文翻譯為現代漢文，意思是請讀者直接閱讀《真誥》原文。因此，本譯著徵得原編者同意，將原著《真誥研究（譯注篇）》改名為《真誥校註》。三、本譯註將原著《真誥研究（譯註篇）》“凡例”規定的夾註、原文註、原文朱郭、誤字衍字、校正增補字句等符號做了改動。原書編有《一般語汇索引》、《固有名詞索引》和《真人號等索引》三种索引，出版社在本譯著中將三项合並為一种。

朱越利

二〇〇三年八月八日

凡 例

一、本校註以上海涵芬樓影印《正統道藏》(637--640 冊) 為底本。其中，原文中的小字夾註以〔 〕 括住，原文註明“墨書小字”者以【 】括住。

二、原本施以朱郭而現行《正統道藏》本圍以圓圈的陰刻字句以 { } 括住。誤字、衍字以〔 〕 括住，校正或增補的字句以 () 括住。

三、引用其它文獻時，隨處指明出處。字句不同，據宮內廳藏《正統道藏》本（簡稱“官本”）、俞安期本（簡稱“俞本”）、學津討原本（簡稱“學本”）校改時，註明依據。

前　　言

本書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“六朝道教研究”課題共同研究班第一期（1986年4月至1991年3月）和第二期（1991年4月至1996年3月）的部分成果報告。正文曾以《〈真誥〉譯註稿》為題在《東方學報》第68期（1996年）至第71期（1999年）上連載。在連載的基礎上，我們又附加了註釋語彙索引，合成一冊，即本書。之所以稱部分成果報告，是因為本研究班本是以會讀《真誥》和完成譯註為主要目的，會讀《真誥》已經出版了共同研究班成員執筆的論文集《中國古道教史研究》（同朋舍出版，1992年）和《六朝道教之研究》（春秋社，1998年）。

衆所周知，《真誥》為陶弘景（456—536）編纂。陶弘景是以今南京市東南的茅山為本山的所謂上清派道教的宗師。據推測《真誥》編纂完成於五世紀末。正如“真誥者，真人口授之誥也”（《真誥》卷一九〈真誥敘錄〉）之說，東晉興寧（363—365）年間下降的真人們，即以南嶽夫人為首的道教諸神們，以楊羲為靈媒，向許謐（一名穆）和許翫父子誥授。《真誥》的中心內容只是這些誥授語言記錄的集成。許謐曾任護軍將軍的長史，故稱許長史。許翫曾被丹陽郡推舉為上計掾，故稱許掾。說起來，唯有這二人才是《真誥》的主角。簡言之，神以楊羲為中介授誥，教育許謐和許翫，誘導他們進入神仙世界，這就是《真誥》的主題。

許翫於太和五年（370），繼而許謐於太元元年（376）先後仙去。此後，這些誥授記錄開始陸續散佚，有時其中一部分被燒燬。

在陶弘景之前，劉宋南齊道士顧歡動手搜集、編纂面臨散佚命運的記錄，這被命名為《真迹》。《無上秘要》中引用的《真迹經》或《道迹經》即《真迹》。然而，顧歡搜集和編纂的過少，陶弘景對此感到不滿，遂在《真迹》的基礎上，進一步搜集散落江南各地的誥授記錄，特別是搜集那些“或五紙三紙、一紙一片”（《真誥敘錄》）的記錄，也就是連很小的片段也搜集起來，集在一起，名為《真誥》。

陶弘景之所以熱心搜集這些記錄，是因為他所依賴的上清經典是由在《真誥》中登場的神靈們傳授的。對此，他敘述如下：“伏尋上清真經出世之源，始於晉哀帝興寧二年太歲甲子。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南嶽魏夫人下降，授弟子琅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楊某，使作隸字寫出，以傳護軍長史句容許某並〔弟〕（第）三息上計掾某某。二許又更起寫，修行得道。凡三君手書今見在世者，經傳大小十餘篇，多掾寫。真誥四十餘卷，多楊書”（卷一九〈真經始末〉）。陶弘景以書法著名，擅長書法鑒定。楊羲和許氏父子書寫誥授的字迹具有書法魅力。驅使陶弘景搜集誥授記錄的力量，既是相當的宗教熱情，也來自三君書法的魅力。他尤其為楊羲字迹的魅力深深吸引。正如他給予的極高評價：“又按三君手迹，楊君書最工，不今不古，能大能細。大較雖效郗（郗愔、郗超）法，筆力規矩並於二王（王羲之和王獻之）。而名不顯者，當以地（門第）微，兼為二王所抑故也”（《真誥敘錄》）。

《真誥》由〈運象篇〉（《翼真檢》篇中稱之為〈運題象〉）、〈甄命授〉、〈協昌期〉、〈稽神樞〉、〈闡幽微〉、〈握真輔〉和〈翼真檢〉等七篇構成。今本分卷為：〈運象篇〉（或稱〈運題象〉）四卷、〈甄命授〉四卷、〈協昌期〉二卷、〈稽神樞〉四卷、〈闡幽微〉二卷、〈握真輔〉二卷、〈翼真檢〉二卷，共二十卷。以七篇構成一書可舉《妙法蓮華經》和《莊子內篇》為例。以三字為篇名可舉緯書為例。若如此，則第一篇篇名當從〈翼真檢〉所言，以“運題象”為正。七篇之中，神靈誥授包括〈運題象〉至〈闡幽微〉五篇。〈握真輔〉